

二兵生活憶趣

賴豐茂

七月八日，一個值得記憶的日子，在這一天，我由一個老百姓而變為一個阿兵哥。是日早晨，天晴氣朗，樹梢上的小鳥也為我歌唱着，我懷着愉快而緊張的心情，以輕鬆的步伐走到指定的集合地點。九時正，車子開了。我的腦子也開始胡思亂想了：這三個月之中會不會被禁足，會不會在靶場上了；大吃飽頭，會不會……，也不知車子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響起了清脆悅耳的聲音：「諸位親愛的同學！你們嚮往已久的成功嶺已到了……」。我這下子才清醒過來。「二等兵生活就要於焉開始了！」我自言自語着。

× × × ×
由外而內化一統

一支部隊首先要從外表的整齊劃一而次求其他。午飯後，魚貫走入臨時理髮廳去理髮，其速度之快，生平僅見，平均一人費時不需二分鐘，不多久，我們這羣「阿飛頭」「噴射頭」「石原頭」！都變成「阿兵頭」了。之後，便是領制服，換上軍服，戴上軍帽，這樣便儼然成為一個革命軍人了。幾分鐘前我們還穿着形形色色的香港衫，紊亂而散漫；現在穿上了制服，值星官開始施令我們「一個口令，一個動作」了。

× × × ×
十六條稜線，三十二個稜角
一提起棉被，至今心中猶有餘悸。

每一個人領到一條棉被、被單、草蓆、軍毯和一包針線。我們必須把軍毯和被單縫在一齊，然後摺棉被。平生從未拿起針線縫東西，第一次拿來縫被單真感到忸怩，費了十成功夫，好不容易才把它縫好，手上刺了好幾個洞，真是「事非經過不知難」。接下去的節目，摺棉被，日光下磨鍊之「慘」，終身不能忘懷。值星官講完了疊被子的要領與要求之後，我便開始了我「歷史性」的疊棉被了。早晨起床一向是從不收蚊帳、疊棉被，現在突然要求摺成三十二個稜角，對我來講，簡直是一樁比登天還難的大難題了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所疊的是既無稜且無角，更談不上廿二個稜角了，看看值星官當場以駕輕就熟之特技所成的棉被，真是嘆為觀止。再反觀看自己的「豆腐塊」，真使我越看越傷心。本着天下無難事的心情，抱着愚公移山的精神，再接再勵的摺下去，可是到頭來，還是無稜角的饅頭一個。正在自發牢騷時，耳朵卻漂起了值星官所說的：「折被子，就是養成你們的耐性，把你們的傲骨壓下去，以培養一個口令，一個動作的習性。」我這天生的傲骨，恐怕也會被「豆腐塊」把我磨平了。

× × × ×
一刻值千金

天生就是個懶骨頭，早晨非到日上三竿不起床的，可是這個，現在連做夢也不可得了。五點起床，五點廿分早點名。二十分鐘之內要摺被子、收蚊帳、穿衣服洗臉刷牙，還有跑方便一次，直弄得你團團轉，一刻值千金的情景，勿須等到洞房花燭夜

在比就可領悟到了。「嗚——」哨音又響了「三十秒，二十九秒，廿八……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秒，集合——」，車掌小姐的銀笛，是多麼的清清脆耳啊！不容我多想了，「××又是你最慢，早晨起來就迷迷糊糊」，我們這羣埋首在物理、化學的「二兵學生」本來並不迷糊，可是遇到值星官卻迷迷糊糊起來了。以後，我晚上冒着感冒的危險——不蓋被，早上不洗臉不刷牙，起床後觀賞二等兵緊張的神情亦一樂也，可謂「忙裡偷閒」。

× × × ×
無情的「愛人」

槍是我們軍人的第二生命，二等兵喻之為「愛人」。

打靶固然有趣，但想到擦槍，興趣就減半了。射擊以後，「愛人」板着面孔一槍膛是黑壓壓的對着你，你非得立刻以槍膛擦拭，按摩你的愛人，否則，長出了「麻臉」——「麻臉」——你就麻煩了。我的「愛人」天生就是「麻臉」，非特不自量力而對我的多情視若無睹，更無動於衷，老是板着面孔對着我，從不露出一絲微笑（槍膛老是不亮）我的Sweetheart 會被全連「裝備展覽」一次，因此我也被禁足一次，啊！最難了解女人心，這真是舉世無雙的冷酷愛人。

× × × ×
刮風下雨話出操

剛入伍受訓時，每當出操課老天爺總是以火傘相迎，晒得頭昏腦脹，汗流全身，我們這些新入伍的二等兵最是盼望下雨，滿以為下陣大雨就會停課，而我們也可隔窗聽雨聲，重溫芭蕉夜雨之幽緻，可是事實證明了一切。記得我們第一次實彈射擊，就適逢到一位颱風小姐大發雌威之際，狂風大雨之中，我們完成了射擊。還有一次，正當訓練「各個畫間訓練」之際，忽然烏雲密佈，雷電交作，俄頃，傾盆大雨而下，大肚溪的水都漲高了，我們雖是已成為十足的落湯鷄，但仍在地上蛇形前進，革命軍人出生入死均不懼，豈可為風雨所阻，雨過天晴，東方出現了美麗的彩虹，而我們也成個「黃泥人」了。至於「愛人」更慘「肚子裝滿了泥水（可不是Ascites），外表更慘，從此以後，我們再也不敢盼望下雨，而寧願在烈日之下製造更多的維他命D了。

× × × ×

別矣！成功嶺，

九月廿七日，是我們離營的一天。

前一天晚上，我們舉行了惜別晚會，平時對某些革命的伙伴雖有些不滿，但，人是感情的動物，離別的前夕，不禁有依依之感，我們儘情的歡暢，互道珍重，那一天晚上，心情極為複雜，對於成功嶺的一草一木倍覺可愛與留戀，輾轉床上，亦不知何時睡着了。